

电影眼文库

电影眼看人间

电影眼
文库

Kino-eye Captures Life

张同道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影眼文库

电影眼看人间

电影眼
文库

Kino-eye Captures Life

张同道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电影眼看人间 / 张同道著. — 北京 :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7.2

(电影眼文库)

ISBN 978-7-5043-7787-6

I. ①电… II. ①张… III. ①纪录片—中国 IV. ① J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1476 号

电影眼看人间

张同道 著

责任编辑 任逸超
封面设计 成晟视觉
责任校对 谭霞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鑫宏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4(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787-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阅读泥土

张同道

大学读了十年，但最终改变我命运的却是一群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因为她们，我第一次发现了文字的苍白，被迫寻找一种超越文字的工具，最终遭遇了纪录片。我的生活也从阅读文学变为阅读泥土。

一、发现剪花娘子

那是冬天，1992年的雪飘洒在陕北高原。连绵起伏的黄土塬，偶尔兀立山顶的奶头树，寥落的村庄，苍天下三个年轻的黑点在黄土小道上移动，那是我跟随画家朋友下乡采风。按照中央美院画家靳之林先生的指引，我们来到陕北一带，看了狂欢的腰鼓、威武的鼙鼓，听了花儿、酸曲儿、信天游，见到常振芳、高金爱、白凤莲、王兰畔、高凤莲等一批农村婆姨。后来旬邑县库淑兰大娘为她们取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剪花娘子。

剪花娘子们大多贫穷，善良，不识字，但一握剪刀却如神灵赋体一般，不打草稿，信手拈来：抓髻娃娃、爱虎、伏虎、下山虎、蛇盘兔、毛腿子大公鸡……一个个粗犷饱满，活力四射。在单调、萧瑟的冬季，这些剪纸几乎是黄土高原上唯一的色彩。据靳之林先生说，这些剪纸

堪称中国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抓髻娃娃就是中华民族保护神。对这些农村婆姨来说，剪纸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点缀，节日里门口窗户的装饰，日一晒雨一淋便褪色破碎，随风而去。对我来说，与民间剪纸的猝然相遇是一次文化震撼，将我从现代主义漩涡中拯救出来。

其时，我是一名深度麻醉的文艺青年，热衷于晦涩、玄秘的现代诗歌：乘着《醉舟》，唱着《杜伊诺哀歌》，踟躅于精神的《荒原》，兰波、艾略特、里尔克是我的英雄。然而，粗犷、朴质、绚烂的剪纸一出现就喷溢着野性的活力，龙卷风一般掠过我的美学花园。对于黄土地上的汉子婆姨、黑土白土红土地上的十亿民众，现代诗在哪里？

于是，我希望用文字留住老太太和她们的剪纸。但我很快发现，文字只能留下我的观察和认知，无法还原她们的真实生活。

我开始寻找新的表达方法。照相，留住真实瞬间，却丢了声音；电影，再现一个传奇故事，却并非真实生活。最后我找到了纪录片（那时，我还不明白纪录片是电影的长子），唯有它能够原汁原味地还原一段真实生活。我决定拍一部关于剪花娘子的纪录片。

不过，纪录片距我实在遥远，仿佛另外一个星球。小时候看过电影前面的加片《新闻简报》，一般都是毛主席会见谁谁谁，他去世后换上《祖国新貌》。再有就是《河殤》，熬到凌晨两点等着听一句深沉解说：“一个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连后来被称作里程碑的《话说长江》《望长城》都被遮蔽了，当时的大学看电视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靠近纪录片，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一边写博士论文，与现代诗歌进行最后的搏斗，一边寻找接近纪录片的路径。

机会来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刚成立影视专业。博士毕业之际，经尹鸿师兄引见、黄会林教授点头，我忝列艺术系教员——其实外行一枚。此后一段时间，我几乎逢人便说剪花娘子，直到北京电视台陈大立先生被蛊惑乃至动心，找到经费，最终出发去陕北，已是1996年春节前夕。

这是我与纪录片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从延安去安塞西河口，寻找藏在大山沟里的小村庙行。山路曲曲折折，路断了就轧过冰面，最后终于找到高金爱家。她38岁那年饥饿难耐，背着孩子从山西逃荒来到这里，嫁给一位武姓后生。一年后，前夫追来，也落户这里。因为此前采风见过，高金爱很是亲热。简单寒暄后，大立掌机，小姚录音，拍摄开始。高金爱不慌不忙，烧火做饭，剪纸谈话，轻松自然。其实，她在家接待过来自北京上海甚至欧洲的画家，也曾去中央美院表演，见过大场面。那天正是除夕，我们从西安带来猪肉、白面和蔬菜，大立下厨，跟高家人一起过年。喝酒，唱歌，直到夜深。出门发现漫天星斗动画般浮在头顶，真想举手摘星辰。

那晚，我们一行人挤在一间窑洞的热炕上，迎来新年。

不过，第二天离开时，我发现随身携带的录音机不见了。陪同的陈山桥老师再三询问，终没结果。

春节里，我们拍摄了安塞的白凤莲、常振芳和延川的高凤莲、佳县的郭佩珍，最后去旬邑拍摄库淑兰。

旬邑是《诗经·豳风》发源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蟋蟀出我床下”就出自这里。适逢台湾汉声出版的《剪花娘子库淑兰》刚到，邻里街坊一起看新鲜。库淑兰津津有味地看着书上的剪纸，不停地赞美：多好！其实，她住的窑洞就是一座美术馆，墙上贴满剪纸，最打眼的要属她自己的剪花娘子，盘坐莲花之上，太阳在左，月亮在右。剪纸婆姨大多替妈妈留下的花样，但剪花娘子是库淑兰自己的创造。剪花娘子其实是一幅画，剪出之后贴在纸上。这也是库淑兰发明的。

但库淑兰命苦。丈夫像土匪，他讲给妻子的情话是拳头，信奉“打倒的婆娘揉倒的面”，库淑兰自称一辈子被“打扎了”。司机听到这段掌故，握紧拳头，准备替库淑兰教训一下土匪丈夫，害得我老是小心翼翼提防暴力事件发生。

遗憾的是，库淑兰后来病魔缠身，不能接受拍摄，2004年在贫

病交加中离开人世。几年后我再次来到，库淑兰已与她不认识的古公檀父、公刘等历史名人一起伫立在旬邑文化广场的石柱上，而她的剪纸则成为雕塑。

剪花娘子的拍摄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大立剪辑了一部《流年》，而我最终完成了《发现民间》，从剪纸发展到农民画、皮影、戏曲，讲述了靳之林先生发现民间艺术的历程。

寻找纪录片原本只是借道，拍一部剪花娘子的故事。谁知从此跟随纪录片私奔，再也没有回到文学的故乡。

二、居委会里戏剧多

如果说拍摄剪花娘子是一种文化冲动，那么《居委会》则是一次纪录片试验。

试手几个短片后，我决定寻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题材，试验一下刚刚生存活剥的直接电影理论。最早浮现出来是单位守门人，一个个大义凛然、不可侵犯的面目，然后具体为故宫守门人，最后定格为居委会。于是，我骑一辆自行车，游走于胡同里寻寻觅觅，发现西海南沿的蒋养房居委会实获我心：居民区以胡同平房为主，临近北京地标西海，有一座小广场——这是稀有资源。蒋养房原是明朝24衙门之一，负责浆洗衣服，后来以音讹传为蒋养房。据说魏忠贤的相好客氏在这里被赐死。这里说是四合院，其实是大杂院，每院住着五六户人家，道路窄处仅容一人通过。胡同布满用木板砖头砌出的凸字小屋，从两边往中间挤，放些煤球、破烂之类。从高处看，正是北岛诗里所说“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时当1999年9月，我报上选题，中央新影吴金华老师甚为支持，派富有经验的摄影师白昆义为我掌机。没想到，开机第一天就遭遇了戏剧场景：西海边上闲人垂钓，幽人谈情，一对中年男女卿卿我我，

很是亲密。突然，男士起身就跑，不远处一位黑衣女士披头散发冲来，扭住惊愕中的白裙女士。显然，这是一出三角戏。摄影师立即开机，抓拍黑白女士拉扯撕缠的场面，而居委会苏主任出于职责和热心上前劝解，主人公出场戏剧而自然。

时值共和国 50 大庆，苏主任和同事一起忙忙碌碌，营造节日气氛：收清洁费、送耗子药、砸掉人家门口的咸菜缸、调解居民纠纷……

刚忙完国庆不久，又一出戏剧事件突然降临：蒋养房居委会要举行民主选举。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城市举行民主选举，蒋养房恰好列入第一批试点名单。但前来传达文件的街道干部拒绝拍摄，双方僵持不下。经过电视台与街道反复沟通，确认这是一件公共行为，可以拍摄。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故事并未按照上级领导设定的剧情发展，选举打开了潘朵拉盒子。而摄影机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剧情进程。

选举目标明确：有文化的下岗工人替代退休老太太组成的小脚侦缉队，待遇也从 120 元升为 800 元。居委会召开居民大会，现场指定了居民代表，然后街道干部提出新一届居委会候选人名单，其中三人来自外居委会，原来有意参选的老蒋被排除名单之外。关于候选人名单，老蒋代表本地居民与主持选举的街道干部发生激烈争执，他明确说“这不民主”。为了维稳，居委会干部集体去医院看望了老蒋的妻子，笑容浮动。

这一厢，被迫退休的老主任也激愤难耐：她没到退休年龄，也没接收到挽留的信号。

另一位被退休的居委会委员也声明：她并未主动辞职，而是街道干部动员她辞职的。

选举是个舞台，各色人等带着自己的心事登台表演。

主持选举的街道干部对摄影机异常愤怒：都是你们惹的麻烦！你们要不在这儿，我一宣布就行了。

正在这时，一场大雪纷纷扬扬，西海冰天雪地，玉树琼枝，覆盖

了胡同里的争斗。摄影师和我一早赶到居委会，不远处传来一阵歌声：

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边裹着甜。

都说冰糖葫芦甜，甜里边儿透着酸。

我们寻声走到广场，几位大妈边扫雪、边唱歌，顺手堆了一个雪人。我突然感到：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老太太！矛盾归矛盾，但生活自有诗意，谁也休想撼动。

雪后不久，正式选举开始了。结果再次出人意料：老蒋以非候选人身份当选，原来预定的三位外来者两人当选。当场采访老蒋，他一改往日愤怒的表情，笑容满面地说，“我对于选举结果还是满意的。我认为是民主的。”他透露，期间居委会党小组召开了三次会议，修正了原来的错误。原来一有什么事，苏主任都主动给我电话，但这次忘了。三次秘密会议躲过了我的摄影机。我不禁感叹：居委会，小舞台，大政治。

2001年秋天，《居委会》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展映。当北京胡同里的争吵在荷兰影院响起时，我似乎感受了一种奇异的文化错位。电影节上，我见到了美国纪录片导演怀斯曼和崔明慧。

时至今日，几乎每次路过西海，我都忍不住瞧一眼居委会小屋。主任们不知又民主选举了几茬？偶尔遇到有人时，他们往往友好地招呼：同志，您找谁？

三、白马四姐妹

《白马四姐妹》缘于亚丁兄一套宏伟的纪录片策划：《中国文化之谜》，预定百集。首先启动三集样片，湖北编钟、四川三星堆很快敲定，另一个则颇费商议。晓兵兄推一下厚厚镜片，提议去四川平武县考察一下白马藏族，“他们很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后裔。”他是音乐专家，曾在白马地区采集民歌，话语平稳中带有权威感。白马人史称白马氏，1955年被划为藏族，但他们自己并不承认。也算是一件文化谜案。就这样我们出发了，先去成都看三星堆，再去平武看白马人，最后从重

庆水路去宜昌，看编钟。大约是深秋。

成都到平武需要八个小时，再去白马已是翌日早晨。两岸草木萧瑟，山不高，但路窄而险，急弯连连。倒是一条小河清冽和缓，一路追随，后来才知是夺博河，发源于岷山。

厄里寨坐落在夺博河边，河边房新，山上房旧，不过30来户人家。寨子极为安静，一声鸡鸣清晰可闻，在空中划过弧线归于沉寂。当时，长江洪水过后不久，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白马人传统的打猎、伐木被禁，而田中多碎石，难以种植。日子怎么过？大家有些茫然。

我们来到寨子深处的一户人家，父亲来乌曾任村长，仪表堂堂，一脸宽厚。家有四女，老大老二嫁在本村，老三辍学想去九寨沟跳舞，爱好打扮，是寨子上最为时髦的姑娘。老四正上小学。谈话中，老二晓晓提出想搞家庭旅游。这一点促使我们最终选择了四姐妹，她们身上预示了白马人即将发生的变化。

拍摄定于春节前夕，圆圆舞、抢新水、祭拜白马老爷等民俗活动比较集中。摄制组一行五人来到白马，住在距厄里寨三公里的王霸楚招待所。这里原是林场队部，但天保工程实施后荒弃了。晓兵和我住在二楼，里外屋。当时天寒，大风剽悍如土匪，敲得门窗翻响。我们备了睡袋、军大衣，依然如穿背心，于是点燃盆里木炭，寻求温暖。我和晓兵商议拍摄计划，不一会儿渐觉头脑昏沉，身体绵软，最后从椅子上出溜下来。晓兵见状，立即喊人扶我出屋，去露天走廊上吹风。我已站不起来，傀儡一样任凭摆布——从出溜开始的回忆是晓兵后来告知的，当时我已失去意识，大约半小时后才慢慢苏醒过来。出师未捷，险些壮烈。晓兵兄救我一命。

大难不死，拍摄照旧。

冬季无事，白马人比日历更早进入节日，每夜痛饮狂歌。四姐妹家是年轻女子俱乐部。晚饭后，她们陆续聚在火塘边。火炉呈长方形，四周摆放几只搪瓷缸，里面装满青稞酒，女子们用竹管饮酒。酒少了

就加水。酒越喝越淡，情绪越喝越高。开始还靠激将、罚酒唱歌，慢慢就自动唱起来，甚至争抢，再往后女子们已按耐不住，唱着唱着就跳起来，最终所有人都加入舞蹈，木地板咚咚作响。不知谁的提议，“北京来的也唱歌！”其实，不管唱不唱，结果都一样，四位女子抬起手脚，甩上几圈，丢在地板上。摄影师大为高大厚重，让女子们捕捉猛虎一般颇费功夫，但也难逃厄运。亚丁见状，没等女子们动手，自己躺在地板上，等待被甩。

走出四姐妹家，但见漫天星斗，灿若宝石。看来高原确实离天更近。

回招待所的路上，白马女子载歌载舞的影像还在脑海回放。我想，汉人原也能歌舞。《毛诗序》说：“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传项庄舞剑、闻鸡起舞，李白诗云“我舞影凌乱”，都在跳舞。赵宋以后，汉人似乎肥了精致，瘦了野性。

最期待的场景是除夕夜。天色渐暗，麦场中间燃起篝火，场上一片雪亮。我从峨眉电影厂租来照明设备，专为拍摄一年一度的狂欢。男男女女陆续来到，穿着盛装：男子头戴毡帽，上竖一根白鸡毛；女子也是毡帽，上有两根或三根鸡毛。人们开始挽手跳起丰收舞：

今年是个好年头

今夜更是好夜晚

跳起团结的舞 丰收的舞 吉祥的舞

祝我们寨子五谷丰登

歌声悠远，甚至带点凄凉。但我期待的狂欢并未发生，其热烈程度赶不上四姐妹家里的聚会。

四姐妹都来了。大姐二姐在队伍中认真唱着舞着，老四一脸天真的笑容，老三则精灵般闪出又闪去。

舞蹈持续到凌晨两点左右。想起早晨4点一过便会抢新水，我和晓兵椅子对坐小眯一会儿，不敢入睡。果然，4点一过，就有人打着火把去夺博河边抢水。我们也跟拍了，但照度不够，最终没能用在片子里。

春节重要的仪式是跳曹盖。曹盖是一种木制面具，只有祭拜神山时才佩戴。白马人信奉万物有灵，每座寨子都有自己的神山，而这一带最大神山是白马老爷。厄里寨的队伍顺着夺博河边，一步一跳，两位曹盖带领，向白马老爷走来。山下，他们跳起圆圆舞，祈求白马老爷保佑来年吉祥。

离开厄里寨时，我跟四姐妹的父亲来乌说：“我还会再来。”他憨厚地笑了：“欢迎！”但很快又世故地说：“你们一走就不得来了。”仿佛识破了我的客套。

其实，能不能再来我也没底。这次拍摄并不足以剪成一部片子，而经费却突然中断。不仅那未拍的97集《中国文化之谜》成为永恒之谜，白马这集也无法继续。我不甘心就此罢手，剪了片花，放给朋友们看。一次偶然闲谈后，派格公司沈雪女士问：“你想拍吗？”我当然想。她轻描淡写地说：“那我们支持吧。”

2000年夏天，当我再次出现于厄里寨时，来乌面色有些激动：“你说话是算数的。我办招待。”他将刚打回的野猪煮了请摄制组品尝。

季节给厄里寨化了盛妆，绿草爬上山坡，粉色荞麦花铺满河岸，白云飘在山顶。晓晓院里集结了一群年轻女子，她的表哥、县委宣传部部长尤珠带来舞蹈老师专门排练舞蹈，如何甩起长袖，如何转身，如何保持队形。

不久，第一批游客来到厄里寨，晓晓和姐妹们做饭、烧菜、敬酒。酒后点起篝火，四姐妹和游客跳起圆圆舞，游客也能欣赏原来敬献白马老爷的曹盖舞。旅游真的开始了！

接连不断的游客给晓晓带来财富，也给村民带来抱怨。我去山上拍摄时被拦截：“一个镜头五块钱。”一位白马男子说。我请他解释原因，他倒很坦率：“你在下面住，就拍下面的。上面和下面是两个民族。”相传白马人非常团结，曾经发生的最大案件是偷盗。然而，原来大家都很贫困，现在河边的赚了钱，山上的接不到游客，厄里寨分成山上、

河边两个阶级。

但这些都挡不住旅游的脚步。顺着夺博河边，一排新房拔地而起，其中一座属于大姐伍音早。曾经一心向往九寨沟的老三小音美开了小卖部，做起生意。老四金银早去城里上了中学，成为家里学历最高的人，假期回来客串主持人，普通话已很娴熟。

2001年，当我再次来到厄里寨，已是今非昔比。临近河边的人家户户都是游人满院。夺博河边一片马群，专供游客骑玩，也伴随着争吵和喧闹。公路上旅游车川流不息，从厄里寨通往更深的详述家、王朗。晚上，歌舞声此起彼伏，篝火照亮了山寨的夜空。

这次拍摄时间只有一周，晓晓忙得顾不上说话，她一天接待了150名游客。唱歌跳舞的女子们明星一样从一家赶到另一家表演敬酒歌。来乌也忙着为女儿打下手。我辞别时，他正为篝火劈柴。

汽车开动时，一阵劳动号子传来，又一座新房树起了梁架。静静的夺博河已是一条喧哗的河流。

2008年汶川地震，厄里寨也在震区。我急忙打电话询问四姐妹安危，三天后才得到消息：人没事，只是房子裂了一道缝。后来，过节时老四金银早偶尔来个电话，知道寨子上又盖了歌舞厅，游客更多了。

因为纪录片，我曾在陕北黄土地过活，在北京居委会混事，也曾四川白马人中歌饮。不管从文化、政治还是民族哪个层面看，这三个群体都属于边缘地带。而我本布衣，素以边缘自许。套用一句时髦话，这是“边缘上的中国”。

如今，阅读泥土仍在继续：四川盆地、山东平原、湖南丘陵、青藏高原、江淮水乡、北京西山，甚至远到狂野的美国西部、风景画里的法国乡村。每当心里冒出轻浮的飞尘，我总会回味那些读过的土地：黑的土、黄的土、红的土……那些土地让我的心安稳。



序 阅读泥土

张同道 1



第一章 居委会

3

一、小脚侦缉队

4

二、选举了

11

三、风波突起

17

四、博弈

27

五、选举

32

六、新工作 老问题

35



第二章 白马四姐妹

45

一、四姐妹

47

二、手艺人李讨口

52

三、旅游来了

53

四、金银早上学

60

五、大家一起做旅游

69

第三章 发现民间 79

一、寻找剪花人	81
二、抓髻娃娃	97
三、花开法兰西	113
四、陕北农民画	130
五、北京讲学的剪花婆姨	150
六、剪花娘子库淑兰	167
七、剪花娘子高凤莲	185
八、最后的皮影	201
九、目连救母	215
十、小程民间艺术村	230

附 录 247

纪录片的狂欢节

——经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 249



第一章

居委会
